

孙悦 / 著

女性 與愛



女性與愛

NUXING YUAI

孙悦 / 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女 性 与 爱

孙 悦

中 国 妇 女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032号

责任编辑：田景昆

女性与爱

孙 悦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
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甲24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发行
北京门头沟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375 字数90千字

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2,100册

ISBN 7-80016-606-6/G·368

定 价：2.30元

引 言

孙君逢万，治文史，和我同执教于某校，切磋商讨，斐
数晨夕，如是者若干年。一自退休睽离，犹复频通声气，时
谋良晤。一昨君偕其令媛孙悦踵门来访，孙悦家学渊源，
彬彬有礼，蒙以前辈见称，且具拳拳服膺之忱，这使荒芜疏
陋之我，为之赧赧不敢接受。

孙悦能诗，清逸委婉，韵味盎然，已刊专集饬世，所谓
中郎有女，这又深为我故人忻慰不已的。孙悦编《萌芽》杂
志，喜撰散文，举凡耳之所闻，目之所见，及心之所感，一
一笔之成章。一切从实际出发，不托空言，既言之有物，又
复言之有文，更言之有情趣，这是散文的要素，三者备，也
就树立了典型。《女性与爱》，这是孙悦得意之作，一旦问
世，定博社会所欢迎。我亦散文的喜读者，于其付梓之前，
聊识数语，但愿能早日见世，那是我引领盼望的。

郑逸梅

一九九一年三月

目 录

岁 月 流 花

杂色童年.....	(1)
爷爷的小船.....	(6)
碗青嫂.....	(9)
驾神驾奋酣齐鲁.....	(14)
茶.....	(18)
秋天的孤独.....	(21)
高高的了望塔.....	(26)
路.....	(30)

孪 生 趣 事

趁现在还没做母亲.....	(33)
取名.....	(36)
妈妈对你们说.....	(39)
双胞胎的趣事.....	(41)
双胞胎的趣事之二.....	(47)
妈妈难做.....	(51)
拍照.....	(53)
儿子和左脸型.....	(55)

人 间 漫 步

风雪桑树庄.....	(57)
桂雨满觉陇.....	(66)
羌笛悠悠.....	(68)
一片孤城万仞山.....	(73)
人间仙境九寨沟.....	(76)
火苗旺盛的地方.....	(81)
山中行.....	(87)
情撒康巴.....	(90)

五 彩 生 活

女性与爱.....	(93)
幽默天空.....	(99)
银色的诱惑.....	(107)
疟疾.....	(112)
拾荒·发财·房子.....	(119)
试一试·使一世.....	(125)
吃早茶.....	(130)

岁月流花

杂 色 童 年

据我观察，孩子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的，99%以上的小孩都向着自己的父母。我和我姐姐也不例外。最明显的就是捉弄阿绍。阿绍者，我家老佣人也。据说她年轻时曾在绍兴乡下的戏班子里替人化妆，后来班子作鸟兽散，她就领着一个儿子到上海来谋生。她来我家帮佣时我父亲还没出生，我祖母还相当年轻，她给我祖母烧饭，洗衣服，揩拭房间，一口一个“太太”。我祖母平素在家是很冷清的，现在有人伴她说话儿，还尽挑些她爱听的，自然十分喜欢，渐渐地便不拿她当外人看，有时还对她掏掏心里话。我父亲和伯伯们也都改口叫她“阿绍妈妈”，阿绍便很有些“妈妈”的派头出来，开始不满足于洗洗烧烧了。先是把每月买菜钞票接管过去，再后来开门7件事也由她掌管。那时候祖父大人已经作古，家道也已衰落，每个月的日常开销钱由几个儿子按份子拿出来交给祖母，祖母扣去自己的零化钱，余下的全部交给阿绍安排。阿绍是个标标准准的脱底棺材，钞票到手就穷买穷吃，常常是半个月未到就嚷嚷没钱了。祖母不责备她半句，还反过来问儿子们要，要不到，阿绍竟帮祖母去借债，她想你们钱不肯拿来债总要还的。我母亲性子忒直，她看不

惯这混一天是一天的日子，就跟祖母说：“妈妈，这每个月的经济你就自己管吧，也好有个计划。”祖母她嘴上应承，可一转身却去对阿绍说：“不是我不要你管帐，是双胞胎的娘要我把钞票收收紧的。”结果阿绍看见我母亲恨得嘎嘎磨牙，四下里讲她的坏话。

等我们稍长些，就考虑教训教训阿绍。只要一听见她说妈妈坏话（大人讲话往往忽略小孩的），我们姐妹就和她吵，她要摔东西我们也摔，若祖母出来呵斥我们，我们也不买帐，这样等父亲回来少不了要挨顿屁股。为了免遭皮肉之苦，我们就换其它办法，譬如把她洗净的衣物故意弄脏，把她结的绒线针抽掉。记得有一次她炒蚕豆给她孙子吃，待她转身去取盛器时，窥视已久的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抓起煤气灶上的铁锅就往小竹篮里倒，由于用力太猛，竟倒去了一半之多，原想拨回去一点，听见阿绍的脚步声，只得赶紧溜之大吉。阿绍睁大了眼珠，怎么也搞不懂这蚕豆到哪里去了，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然，就一个人在灶间里骂山门。我们端着小竹篮躲到客堂间去享受，堂哥堂姐也挤进来一起吃。见祖母已经躺在靠窗的藤榻上了，我们就一字儿排开睡在地板上，吃下的豆壳往天井里扔，那炒蚕豆的壳是硬的，掉在水门汀地上剥剥响，祖母问什么声音，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是乌龟爬出来找食吃。”那时天井里养着一只乌龟。祖母啐道：“瞎说！乌龟爬起来会有声音吗？”我们便吃吃地笑。第二天醒来见天井里黑赤赤的豆壳铺了一地，我赶紧跳起来去扫，嘴里还哼哼哈哈地念道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；一地豆壳，阿绍见了定气得吐血。”

我们姐妹俩形影不离，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商有量，假如

捣蛋起来也令大人们格外头痛。自打奶妈嫦娥姆娘走后，接替她照看我们的是一个来自浙江诸暨的中年妇女，我们叫她婉梅阿姨。这婉梅从小念过几年书，能写信看报，待我们也十分的和蔼。她越是客气，我们越是爬到她头上去，把她写好的家信藏起来；乡下来信一旦落到我们手里，非要她买了糖果来换。有时候没有信来，我们也骗她有信，害得她“大妹妹，小妹妹”跟在我们身后尽说好话。她是在我们7岁的时候离开的。那时她的精神病已经很重了，整天疑神疑鬼，痴痴呆呆的，母亲陪她看过几次病也不见好转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她的命很苦，男人待她不好，常常打骂她，唯一的一个儿子又溺死在垄沟里，所以她的精神被摧垮了。她走了之后至今没有音讯，也不知还活在人世否。

童年在无忧无虑中逝去，正当我们背起书包进入小学之时，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打乱了一切，并且那么快地就波及到我们家。父亲被隔离审查多日，母亲为他的事终日奔波，无暇照顾我们，加上经济收入锐减（父亲的工资被停发了），我和姐姐两人几乎顿顿吃面疙瘩。那玩意儿多吃了嘴里无味，我们就翻花样吃，或把面粉调得稀一些，用一根竹筷细细地挑到锅里去，拌些酱麻油，吃起来就跟粗汤面条似的；或把面粉揉得韧韧的，用刀切成薄片片，放在咸菜汤里煮熟了吃也别有一番味道。那珍贵的几个鸡蛋是怎么也不舍得吃的，藏着让妈妈煮给爸爸吃。环境真是能改变人，我们一下子变得很懂事了，衣服破了自己补，鞋子坏了自己做。每天一清早就结伴去菜场买菜，妈妈每月给我们15元菜金，按计划每天只有5角，我们就有本事用5毛钱买回荤菜素菜，譬如3角钱肉糜，1角5分两个鸡蛋，肉糜炖蛋，再买5分钱青

菜。或者肉丝豆腐羹，麻菇根炒芹菜，星期天还能添2角钱的猪头肉呢。

我小时候很馋，哪怕只有一分钱也要去买盐晶枣或弹子糖吃，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调点面粉摊张饼吃吃也好的。我祖母爱喝酒，每天不多不少半斤黄酒，这沽酒的事儿就由我包了。我总是拿一只小碗盪到隔壁烟纸店去拷一碗酒，然后咕嘟咕嘟喝掉两口，回到家里再兑一点冷开水进去。看着祖母一面喝酒一面皱眉怨酒的质量不好，我心里直想笑。后来揭穿了，祖母就叫我改拷高粱酒，这一着果然灵，我再也不会去沾那呛喉咙的白酒了，可买酒的积极性也一落千丈。

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秋天，中秋节那天，妈妈给我们姐妹俩一人买了一只生梨，姐姐把她的那只梨摩挲了半天，用手帕包好藏在枕头底下。我熬不住馋癆虫爬出来，找了把小刀削梨，那刀不知怎么的一下就刺进了左手大拇指，鲜血顿时涌了出来，顷刻一个手掌都变得血红。我吓愣了，一时也感觉不到痛，只是呆呆地望着自己的手。血越出越多，情急之下我把手伸到自来水笼头下去冲，冲干净了一会儿又是一手血，再冲。就这么反反复复5、6次，想想终究不是个办法，便找了根布条把伤口裹住，也不敢让母亲知道，怕她伤心，又熬不住痛，便躲在被窝里哭了半宿。这以后我就变得不想吃零食了，再好吃的东西也引不起我的食欲。

小姑娘渐渐长大，父母再开通也不希望我们野在外面了。可一天到晚呆在家里也闷得发慌，就问大人讨几角钱去看电影，什么地道战、地雷战、半夜鸡叫、平原游击队不知道看过多少遍，反正学生场也便宜，还承受得起，记得样板戏放到后来只卖几分钱一张票。有一阵子我特别迷恋《杜鹃

山》，一口气看了11遍，外公说你发什么痴呀，《杜鹃山》拿依格钞票都驮光了。后来实在没事做，我就学画画，还正儿八经地拜了老师。老师先让我画素描，画石膏像，接着又让我学水彩画。开始我兴致很高，画了一张又一张，可渐渐地就露出了厌烦的样子。老师说我没叫你画蛋哩，达·芬奇学画的时候光鸡蛋就画过不下几万打，我说我不想做什么达·芬奇，老师遂摇头曰：孺子不可教也。偏偏父母还真当那么回事，商量着让我以后去考美术学校。我心想你们瞎忙乎什么呀，是骡子是马不明摆着嘛，咱不是那块料，没艺术细胞。最叫我受不了的是每每家里来了客人，他们就要把我的画拿出来献宝，没想到还真有两个傻瓜看中我的画，要我画肖像呢，一位就是我家的老佣人阿绍，另一个是学农时的房东太太。阿绍一辈子没上过照相馆，我给她在8开铅画纸上画的肖像后来就成了她的遗像。至于那位房东太太见我画鸡画狗很像，想来画人也差不离，就用一锅煮山芋跟我谈交易，我呢也冲着这山芋给她画了。事先她儿子煮了许多红芯山芋，待我画完了，他就用饭单兜了10来个热乎乎的大山芋给我。我捧着山芋刚踏进寝室，已经睡下的同学竟呼啦一下跳起来直扑山芋，也顾不得烫，片刻间连皮都吞了下去。第二天村东头一户人家也来央我画画，我的同学就问用什么东西作谢？一听是山芋粥便一个个都泄了气，替我一口回绝。我也没兴趣坐2、3个小时换一碗山芋粥，又不是去听忆苦思甜报告。也许是一开始就带有这种功利思想，我的画画始终没有进步，落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
1990年6月

爷爷的小船

1938年，我的祖父驾驶着“明州号”由上海去温州。半路上遭到日本敌机轰炸，一发炮弹落在前甲板上，祖父身受重伤，但他忍着剧痛把起火的“明州号”开进附近一个渔港。二百多名乘客得救了，可是祖父却不能再驾驶着心爱的轮船在海上遨游——他的腰骨坏了。

祖父负伤休养期间，“明州号”全体乘客赠送给他一只精致的小船。小船是用柚木做的，有二尺来长，金黄色的船身上配着雪白的帆，漂亮极了，桅杆上还刻着一行小字：大海永远伴随着你。是啊，这只小船伴随着祖父度过了无数个风风雨雨，他就像钟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它。打我懂事起，它就一直被摆在壁炉架上，微微翘起头，仿佛迎着风浪前进。只是年代久了，它的白帆变成了米黄色。

1968年秋天，我9岁了，在小学念书。那时候父母在上海处境十分困难。我跟爷爷住在杭州，情况也糟透了，我们被赶在楼梯下的暗室里，没有窗，也没有电灯，只有一盏爷爷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。我们的生活靠父亲供养，可父亲每月只能从有限的生活费里给我们寄10元钱。爷爷因此衰老得厉害，背一下子驼了，眼睛也不管用了。

有天晚上，我已经躺下了，忽然听见爷爷在长吁短叹，只见他弓着背，在昏暗的油灯下寻找什么。我问：“爷爷，

您找什么？”“我想找几件旧衣服明天去卖。”他搪塞着说。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为了生活，我们差不多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。

“小船也要卖吗？”我问。“不，不，我把它擦擦干净。”我想起两个月前爷爷把怀表送到旧货店去，隔了一个月又把结婚戒指卖掉。现在这么旧的一条小船有啥舍不得呢？我想不通：“嘻，这么旧的东西，还不知道人家旧货店肯不肯要呢。”说实话，我可不太喜欢这个“老古董”，它远没有一块蛋糕或者一只洋娃娃吸引我。

旧衣服卖了3块多钱，爷爷到菜场去买回来一包芋艿，因为那天是重阳节。他望着窗外的凄风苦雨，愁闷地吸着烟，那是一种劣质纸烟，刺鼻的烟味呛得他直咳嗽。“爷爷，这些钱用完了怎么办？我们再也没有东西好卖了。”我望着微弱的炉火轻轻地说道。爷爷怔了怔，忽然把我搂在怀里，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：“哦，爷爷会有办法的，孩子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的任务是念好书。”

芋艿煮熟了，祖父小心翼翼地剥去皮，又哆嗦着从怀里摸出一小包砂糖。我抓起一颗芋艿，蘸蘸糖放进嘴里：“啊，好吃极了。爷爷，您也吃吧。”他只拣了个最小的，慢慢吃着，也不蘸糖。我大口大口地吃着甜甜的芋艿，对爷爷说：“等我有了钱，买好多好多的芋艿。”爷爷笑了，眼眶里却含着泪花。

重阳过后3天，爷爷忽然中风了，杭州的亲戚把他送进医院，又给上海的爸爸妈妈拍了份电报。医生说爷爷需要营养，可我哪来钱买营养品啊。帆船，对，爷爷的帆船！我眼睛一亮，抱起帆船就往旧货店跑。小船卖了10块钱，我揣

着钱连忙到菜场去买了鸡蛋和芋艿——爷爷说他想吃芋艿。

那是个阴霾的下午，街上行人很少，风不时卷起地上的落叶。一群大雁从天空飞过，沙沙的鸣叫声，仿佛呼唤我一起南归。可是，我不能飞呵，我有躺在医院里的爷爷。

病房里静悄悄的，爷爷仰身躺着，他的脸色憔悴，那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眶和微微启开的嘴唇，看了令人揪心。我俯在他的耳边说：“爷爷，我带来一罐芋艿，喂您吃好吗？”他摇摇头，吃力地抓住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爷爷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，只有那只船……”还没等我开口，爷爷的眼睛就闭上了！

第二天，爸爸妈妈从上海赶到杭州，办理爷爷的丧事。出殡那天，我扑在爷爷身上放声大哭。至今我还记得，爷爷临走那天，身上盖着白布，微微鼓起，就像一片展翅的帆。

流光匆匆16年，我已经长成一个大人了。前不久我到杭州出差，路过儿时的旧居，自然地想起祖父，也想起那条小船。哦，小船，你在哪里？我多么想再见到你！我去寻访当年的旧货店，柜架上渺无踪影，它在哪里？或许被一个收藏家买去作为小摆设玩赏？或许就像一块废木头似的被埋在某个仓库的角落里？我多么想发现它呵，即使付出重金，也要赎买回来。如果不能，那么，但愿它落在海员的手里，继续在浩瀚的海洋上乘风破浪。

是船，就应当回归大海。

这是爷爷的也是我的夙愿。

1985年2月

琬 青 嫂

琬青嫂在我们家做过几年保姆。那时候孩子多，阿绍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奶奶就托开花店的老常伯找个帮佣，于是琬青嫂就来了。她高瘦，而皮黄黑，不过模样儿还算周正。奶奶曾疑心她有什么病瞒着，她说奶奶你放心，我连感冒也不常有的，面色不好是因为家里穷吃不饱，这个你可以去问常伯的。奶奶想想也是，若不是山穷水尽，谁会乐意来当我们几个猫狗不理的孩子头啊。

琬青嫂终日手脚不停地忙这忙那，把我们几个小伢儿摆弄得舒舒齐齐，我们一高兴就缠住她问个没完，她似乎戒心很重，敷衍几句就缄了口，我们套来套去只知道她是浙江诸暨人，33岁，家中有两个孩子。说起年龄，还是她自己老挂在嘴边的什么“33，乱刀斩”，我们才晓得的。后来听大人们讲，她是被她男人赶出来的，那男人外面有相好的，回去就作践她，她娘家只有哥嫂，又不肯收留，于是只好到上海来谋生。

琬青嫂空下来就帮奶奶侍弄天井里的花草。那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天井，奶奶叫人在天井里砌了个花坛，种些梅兰竹菊，可奶奶自己并不会养花，弄不好就枯死了，有时候老常伯来帮她拾掇一番。自从琬青嫂来了之后，花坛里的花也像模像样起来了。琬青嫂常去老常伯的花店讨教些养花的

事，有时还帮他收拾店铺，拆洗被褥，于是大人们就在传琬青嫂看中老常伯了，想做他的堂客。奶奶则说，若是老常真的娶琬青做堂客，倒是琬青的造化哩，虽说老常岁数大了些，可会疼人，家中又有些底子，只是琬青乡下有男人，这段姻缘难缠。

我们小孩家不懂大人们这些事，听过也就忘了。我们最高兴的是琬青嫂用鲜花给我们做点心吃，别看她平日话不多，可做出来的点心连奶奶都赞不绝口。菊花盛开的时候，她就采摘新鲜花瓣给我们做菊花糕或肉麻菊花饼；6月里玉兰花开了，她就拣些刚落下的玉兰花瓣，和着面粉、白糖，油煎后当点心吃，这种点心色泽深黄，脆嫩鲜香，其味仿佛至今犹存。奶奶有时候还把琬青嫂做的鲜花点心用红纸包包锁赠亲朋呢。琬青嫂自己是不吃的，每次点心做好，她总是拣几样用荷叶一包，送给老常伯吃，这时我们就想，她和老常伯真有点那个了。

小孩子的时候最喜欢过节，什么春节、中秋节、端午节、重阳节，反正都有吃呗。我们家除了这些传统节日，还要过2月12的花朝节，这也是奶奶兴出来的，因为她种花不行，插花却很在行，什么“花团锦簇”、“繁星满天”都是她的拿手好戏。平日里忙忙碌碌的操家度日，也没个闲功夫，花朝节那天她总要大显身手一番，还要煮我们爱喝的湖州茶，这种用桔皮、芝麻、糖桂花和烟熏豆泡出来的茶，除了过年，也只有花朝节那天能喝，你足以看出我们家对花朝节的重视了吧。

奶奶嘱咐琬青嫂到花朝节那天做两样鲜花点心，到了那天，琬青嫂端上来梅花糕、桂花甜馅饼，还有芳香扑鼻的玫